



2024年8月4日
星期日
责任编辑:朱 洁
美术编辑:张 武
校 对:马晴春

随笔

最好的告别

邹彬

关于死亡,我一直思考得不多,一来自己还算年轻,二来父母家人一直身体不错,三是文化使然。

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,死亡从来就是个令人忌讳的话题,我们少有这方面的教育,也很少想过要主动去接受这方面的教育。可是,就算刻意回避,我们也无法改变人类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,就在奔赴注定的最后结局的事实。

和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一样,我正经历着自己的人生,同时,也别无选择地旁观着我父母的人生。

爸爸今年81岁,妈妈77岁,他们的身体一直很好。刚退休时,曾长住国外,帮妹妹带大了两个孩子。前两年我在国外工作时,七十好几的老两口,曾两度坐10个小时的飞机去墨尔本,陪我小住。那段时间,几乎每个工作日的白天,爸爸都去家旁边的市政厅图书馆看中文书,妈妈则在家中做饭,晚上等我下班回家,吃完饭后,我们仨便去家附近的广场遛弯。

每到周末,我便开车带他们去远一点的海边和公园,散步、吹海风、摘水果,看看不一样的风景。有时国内有文艺团来访,我还带他们去看演出。记得那年春节,东方歌舞团来墨尔本演出,爸爸见到了他们那个年代的偶像歌星黎明,很是开心,兴奋地与她合影,并与国内的亲戚朋友聊,那股兴奋劲,颇有点现在年轻粉丝们的心态。

从墨尔本回株洲后,和很多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一样,爸妈也开始过上了一段有钱有闲有体力、可谓一生中最好的日子。他们和老同事们一起坐专列游西北,坐游轮游三峡,天热了找个凉快的地方住段时间避暑。

日子就这么快乐而有节奏地往前过着,我们也曾以为就会这么继续下去,没想到前年8月,爸爸突然因高血压病倒入院,并从这一次又一次地出院、住院。

年老就是一切美好逐渐远离自己的过程。随着病情从单一的高血压迅速发展成冠心病、严重心衰和中中风,爸爸食欲下降,吞咽困难,玉树临风的他在短短一年时间里,瘦成一根闪电。虽然他每天按时服用大量的药丸,但还是很快发展到了无法正常行走、无法自理、严重依赖呼吸机的地步。

都说病来如山倒,但我真的无法接受,当过空军、热爱运动,那么健康的爸爸,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被病魔折磨成这个样子。

去年5月,他凌晨3点发病,被救护车送到医院。当时爸爸被紧急要求做心脏造影术,我独自坐手术室外,面对那么静、那么空的医院走廊,心里好慌。

更可怕的是今年春节,爸爸又住院了,心脏衰竭叠

加新冠肺炎。小年夜那天,爸爸差一点离我们而去。在医生抢救他的那一个多小时里,我仿佛看到死神在他头顶盘旋。生平第一次,我觉得死亡离自己这么近,想着从此我可能就没有了父亲,眼泪顿时涌了出来。但我只能像个傻子一样呆在一旁,看着医生进进出出……

好在爸爸竟然挺过来了,而且,在我们的照料和鼓勵下,慢慢地好转。

生命是奇妙的。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,人类寿命不断延长。我们无法知道到底什么时候、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到达自己的人生终点。但是,历经爸爸与病魔的抗争,以及自己身体细微的变化,我知道,衰老不可逆转,死亡终究要面对。

我们一家在爸爸一次又一次住院的事实面前积累直面死亡的勇气。不久前,爸爸召集家人开会,极其慎重地宣读了他字斟句酌写下的遗嘱。

现在他的情况基本稳定了下来,每天可以下楼去小区里遛几个小弯,还可以和我们一起玩一个多小时的扑克牌,生活似乎恢复到了他住院前的样子。只不过看着步履蹒跚的他,我总会不自觉想起他曾经意气风发的样子,不免感慨岁月的无情。我也因此想象将来自己老去的光景。相比我们这代人,爸妈是幸福的,有多个子女照顾,只生育独生子女的我们,真的不知道人生的归宿是何处。

直到我阅读了《最好的告别》这本书,作者阿图·葛文德是一名医生,在书中,他从医生、朋友、家人等多重视角,用一个个鲜活的例子,道出了关于衰老与死亡思考。掩卷细品,我意识到我的家庭正在重复着书中很多家庭走过的路。衰老与死亡,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。

和很多国家一样,我国现在已进入老龄化社会,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比,我们的养老软硬件亟待升级。

以株洲为例,到2022年末,全市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1.23%,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6.09%,而我们的医养结合机构、从业人员等还需要发展、扩张。当然,一切的发展与改善,需要一定的时间和,但更重要的,我们需要观念的转变——死亡,不该是个令人忌讳的话题。

我天真地希望我能尽可能久地健康自由地活着。实在到了某一天,我走不动了,眼眉低垂时,我希望自己住在一个养着猫狗和小鸟、种着花草的养老院里,看孩子们跑来跑去,听鸟鸣猫叫,被护工推着去闻花草的清香,在美妙的音乐里,亲人的陪伴下,平静而安详地离开,那将是我与世界最好的告别。



进入二伏,天气奇热,从朋友圈看到到很多人晒避暑的照片,也想找一清凉地去避暑。正好有一同事说地在炎陵沔渡秋木坑村避暑,这里原生态,是个避暑的好去处。查好导航位置,我和夫人说走就走。下午两点,骄阳似火,两百多公里的行程,开车三个多小时,最终我们于傍晚顺利赶到炎陵县秋木坑村的礼祥农家乐民居。

沔渡镇在清朝年间称为九都,它西北与现在的十都镇为邻,东南与江西省井冈山交界。沔渡是一个典型的老区边远贫困小镇,人烟稀少,秋木坑村的人口仅为千人左右。那里的房屋多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建筑,极具浓郁的客家风情。秋木坑村坐落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中,村民的房屋大多依谷底两边的山脚而建,住家大多隔谷相望,山村里的住房建得松散,但也不失错落有致。

礼祥农家乐地处沔渡镇秋木坑村东西走向的山谷之中。一条沿着山势由东向西的小溪,从谷底门前流过,潺潺的流水声,经年不息。村里修的仅有一车之宽的水泥路,被群山环抱,它与小溪为伴,起伏蜿蜒于海拔八百多米的群山谷底之间,它是连接山外世界唯一的通道。这里距炎陵县城虽不到二十公里,但由于从县城到秋木坑均为盘山公路,开车也需近一个小时。

秋木坑礼祥农家乐,以老板的名字命名,老板姓张,叫张阿祥。张阿祥祖籍浙江,早年其祖辈迁徙并定居炎陵,他的父亲娶了炎陵媳妇,成了地道的炎陵人。他和老板娘都是秋木坑村的村民,夫妻俩育有一子一女,儿子在外打工,女儿已经出嫁,外孙上小学四年级,外孙还在上幼儿园。他家是秋木坑村第一个开民宿的家庭,经过几年的经营,他家已有12间客房。他家在村上虽有6亩田地和120亩的竹林,但民宿是他家主要经济来源。老两口为人忠厚,待人热情,来这里的客人多为回头客。老张夫妇特别勤奋,善于经营。他们把自己的民宿打理得有模有样。养鸡养鸭,种菜采摘,外出买菜,清理房间,炒菜做饭等,全靠两

秋木坑避暑

胡耀军

人辛苦劳作。暑假期间客人多,女儿女婿带着孩子从县城赶回家,给父母帮忙,一家几口,忙中有序,其乐融融。这个家庭给我的印象极深。他们有田有山林,有自己的产业,子女在外面发展,自己则固守家乡乡土。这个画面成为当今中国农村家庭的一个缩影。

张阿祥的父亲当年是秋木坑生产队队长。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,湘潭很多知青都下放在秋木坑村,这些知青至今都与秋木坑阿祥一家有来往。加上是村里第一家民宿,所以秋木坑礼祥农家乐比较有名,暑期来避暑的客人很多。城里人怕热,到处找地方避暑。这也为张阿祥等秋木坑村的村民提供了商机。过去鸟不拉屎的地方,凭借绿水青山,引来了避暑的客人。大山里的清凉和自然景色,让来这里的客人络绎不绝。

我在秋木坑村避暑,喜清静,不打麻将。除了早晚在村道上散步,就是在闲暇之余,翻看一下手机,看看诗友的诗,也依景依情作诗。我也只想能够把这里的美景和自己美丽的心情,融入文字和诗句中。

来到秋木坑后,我把自己的感受写了一首《沔渡沙·炎陵沔渡秋木坑避暑》:

翠竹黄桃绕水前,大山秋木避炎天。清风拂面送凉爽,流水听涛清暑。礼祥鸟语语悠闲。农家乐趣胜桃源。对秋木坑村的清晨,我也充满了好奇。大自然的梦幻和鸡鸣、蝉鸣、鸟语、溪瀑,都吸引着我。我即兴作了一首《喜迁莺·秋木坑晨曲》:

晨露露,叫鸡鸣,天亮梦初醒。蛙蝉合唱意不停,满眼小溪清。云霁升,天空静。漫步山林曲径。随叮咚水响,乐享自然情。

秋木坑村夕阳西下,彩霞满天。小山村炊烟四起。金色的余晖给万物涂上一层秋色,此时此景,随吟一首《七绝·暮色秋木坑》:

凉风拂面入冲里,暮色炊烟绕院门。竹伴溪流闻鸟语,晚霞晖抹印桃园。深山密林能够避暑,清凉文字也能避暑。我爱秋木坑,这里的清凉世界和淳朴的民风,将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诗歌

夏天的标点

(组诗)

龚凯健

蜻蜓

南溪畔的夏天,蜻蜓立于荷尖上,身着碧蓝纱裙。荷叶为其铺开,城中人称之为翠盖。青石小径旁,荷花绽放,蜻蜓穿梭于稻香与荷香之间。

午后的阳光,慵懒地爬上树梢。孩童欢笑声中,晨曦微露,露珠闪烁如繁星。天空如洗,蓝得让人心旷神怡。

荷塘边,几个孩童追逐着蜻蜓。眼神中满是好奇,夏风轻拂,摇曳着荷叶的裙摆。蜻蜓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。

荷香

她们彼此映照,在六月用摇曳的姿态。来度量水波的温柔。向一波又一波的清风,传递夏的秘密。一位身着素雅裙裳的少女,站在荷塘边,笑容比荷花更加清雅脱俗。一只蜻蜓轻盈掠过,与周围弥漫的荷香,交织成难以言喻的宁静。在阳光斑驳的午后,一幅画面,整个池塘都绽放着纯洁的梦。

记事本

阅报栏杂忆

刘克定

几十年前,城镇街头都是有阅报栏的,一溜儿报架,玻璃框里刊着各种报纸,有的框还有轴,可以转动,看完一面,可以转过来看另一面。报纸有中央的、省级的,也有地方报、专业报之类,形成一个长廊。每天清晨,长廊前就站着许多读报的人,关注当天的新闻。长廊有专人负责,每天把新出版的报纸,刊进玻璃窗。

阅报栏是很好的宣传阵地,有的城镇还设有图片廊,玻璃窗内全是新闻照片,从新华社图片社预订,定期更换,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图片新闻。

曾读到陈寅恪先生《夏日听读报》诗曰:“掉海鲸鱼腹真空,蝓膏雕鸢喷烟红。独卧卧疾陈居士,消受长廊一角风。”诗里说他患眼疾,读报困难,让亲人搀扶到长廊,读给他听。此诗写于1945年夏,正值抗战胜利的时候,“陈居士”长廊“听读报”,得知胜利消息。那时长廊读者云集,国家命运牵动人心。

曾几何时,长廊开始式微。

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,一些报纸兴起厚报之风,以增加报纸的信息量,大量增加版面,多的时候达几十个版,这样一来,阅报长廊就承受不了这个负担,即使厚报十分之一的版面也无法承受。

接着,网络新闻的崛起,让阅报长廊少有读者光顾。曾经吸引读者的长廊,已经人迹罕至。长廊长满“牛皮癣”——一些小广告贴在长廊玻璃上。阅报长廊开始萧条,不久改作街边花地了。

近年来,报纸改版,改得有“视觉冲击力”,冲击了传统的办报格局,一直到“网络新闻”的出现,手机替代阅报长廊。阅报栏阵地的印象,留在了站着读报一族的记忆里。

从阅报栏到厚报到网络甚至手机,这个变化,发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,说明社会在飞速发展。孟子说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(《离娄章句下》),先人留下的传统,经过几百年就会改变,正是赵翼说的“预支五百年新意,到了千年又觉陈”。这个变化,打破了一些传统的格局。

于是有些报道,萝卜快了不洗泥,缺乏新闻语言整洁的讲究,有些“网络语言”不够严肃,已经成了人们笑话的谈资。作为传达媒体,无论怎样变化发展,是离不开文字和语言表达的,而

这种表达,有它一定的规律,这些规律,是不能违背的,诚所谓“万变不离其宗”。准确、鲜明、生动这个前提,是新闻传播必须遵循的。兴一利必生一弊,这是必须注意的。

从网上读到一篇论文,把“小学”说成“朴学”。“但恰好在近几十年来被两代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弃而不顾的‘小学’——即考据、版本、校勘、辨伪这些基本功打好”,这里先不说这句话的语病,单看所指的“小学”,在汉代是指文字学,魏晋之后,音韵学亦编入小学,唐以后,训诂学亦列入小学,此后小学便成为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的总称,为后世所沿用。作者未加详审,误指小学为乾嘉学派的朴学,因为乾嘉学派的“朴学”正是搞辨伪、考据的。

此类问题还有:某小区有人坠楼而亡,记者到现场采访,报道说:“坠楼者落地后宣告不治”,既然“不治”,想必坠楼者已不能“宣告”,“宣告”在这里是不是应该反复斟酌一下呢?

《吕氏春秋》书成之时,吕不韦在城门口悬赏,凡能挑出毛病者,一字赏千金。而这部书里的《察传》,正是讲的不轻信不实信息的故事,很值得一读。

吕不韦提出“闻而审,则为福矣;闻而不审,不若无闻矣。”做到“闻而审”,就可以发现所谓“闻”,有时并未接触事物的本质,也就是现在所说的“假新闻”“无厘头”。

词语不加辨析,就会使新闻的真实性受到影响,这些教训是很多的。例如一些网络语言,不加选择,不讲语法、修辞,生造的词语一窝蜂涌入版面和荧屏,扰乱了正常的语言环境。不能捡进篮子里就是菜。

我记得,曾在阅报长廊前站着读报的人,不是一两个,而是摩肩接踵,也不是“浏览观四海,茫茫非所识”,而是仔细阅读,有的还做笔记,一站就是一个上午。

现在,获得信息的渠道多起来,疫情期间,自我隔离,信息渠道除了报刊和电视,就是手机。微信、自媒体、朋友圈,传播虽广,但同一条信息,各有不同的角度、解读和观点,这个信息量,已是阅报栏不能承载的了。

请接受我的敬礼,阅报栏,新闻传播最初的站台者。

散文

生命的遇见

谭辉

沐一缕雪域高原的风,浴一场援藏时光的雨。

2016年7月到2019年7月,45岁的我有幸成为株洲市第八批援藏干部,得以用生命中宝贵的三年时间来到世界第三极——青藏高原,从有“东方莱茵河”美誉的湘江之滨到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河之一、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雅鲁藏布江之畔,来到藏文化的源头雅砻大地扎囊县。

选择援藏,绝不是头脑发热的冲动,而是宁静生活和不惑岁月的冒险闯关。因为人生的经历本身就是一场充满挑战的体验,而经历就是财富。

遇见高原,几经风霜雨雪、艰苦磨砺,让我原本平淡如水的日子,变得简单而充实、质朴而崇高。在那离天最近、离家最远的地方,这场生命的遇见,让我格外珍惜。

我知道,这样的遇见,这辈子不可能再有第二次。进藏伊始,我就提醒自己要在在这三年中的一千多个日子里,用最纯的心,最真的情融入高原;用最忘我的精神,最闪光的作为奉献高原。

多少次,我带病出征,率领招商小分队,从东到西、从北到南,足迹遍布10多省市;多少次,病倒在招商途中,却又马不停蹄继续跋涉奔波;以商招商、以诚招商,扎囊招商引资呈现前所未有的火热场景。一

家家绿色现代农牧业企业落子江北,一家家实体工厂布局江南。招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亿元,从“输血”到“造血”,扎囊招商实现历史性突破,这是我们留给高原最好的礼物。

无论是蓝天白云、花开花落的季节,还是缺氧吊水、飞沙走石的日子,三年的风刀雕刻出沧桑的痕迹。但在高原的日子里,藏族同胞的那种简单与直接、真实与热情,那种淡定与从容,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。一次遇见,终身受益。

援藏于我,是一次远行,更是思想上的一次寻找,是一场心灵的洗礼,也是我整个人生中最无悔的抉择。因为,在这里,我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、一个援藏干部的责任与担当。

“美酒是青稞,祝福是和平,赞歌是春天,雪山是哈达,献给你尊敬的援藏大哥!”每当《援藏大哥》的旋律响起,内心便无比充盈,眼角有泪光闪动。

往后余生,任援藏的岁月流去,只要拥有一份坦然与执着,何尝不能收获一份优雅与心安。

一次援藏,终生难忘。难忘那遥远的地方,难忘那美丽的雅鲁藏布,难忘我用生命遇见的高天厚土、山宗水原的青藏高原。

西红柿

夕阳如织,一串串红果轻轻摇曳在枝头。母亲的身影在园中穿梭,一颗颗透红的西红柿,扎囊招商实现历史性突破,这是我们留给高原最好的礼物。无论是蓝天白云、花开花落的季节,还是缺氧吊水、飞沙走石的日子,三年的风刀雕刻出沧桑的痕迹。但在高原的日子里,藏族同胞的那种简单与直接、真实与热情,那种淡定与从容,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。一次遇见,终身受益。援藏于我,是一次远行,更是思想上的一次寻找,是一场心灵的洗礼,也是我整个人生中最无悔的抉择。因为,在这里,我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、一个援藏干部的责任与担当。

蝉鸣

一声蝉鸣,回应另一声蝉鸣的呼唤。犹如回响,在树梢之间此起彼伏。绿叶叠着绿叶,风让它们一会儿摇曳,一会儿静默。阳光在盛夏里热烈照耀,每穿越一片叶子都有光影闪烁。

我在炎热中寻找清凉,夏天已经占满了视野。眼睛能捕捉的,都是我感受到的,包括你在远方凝视繁星,在夜色中轻启双唇,先感受夏夜,再沉醉。面对闪烁的夜空,吹响夏天的歌。

